

【苏联】康·巴乌斯托夫斯基

非 琴 译

玫瑰和雪



玫瑰和雪

【苏联】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著

李 琴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ДЫМ ОТЕЧЕСТВА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УСТОВСКИЙ

根据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1964年版译出

玫 瑰 和 雷

(原名《祖国的烟》)

[苏联]康·巴乌斯托夫斯基

非 琴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0.675插页2字数225,7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书号: 10100·856 定价: 1.90元

责任编辑 陈肇芬

主要人物表

尼古拉（科里亚）·根里霍维奇·维尔美尔——老画家。

帕霍莫夫（米沙）——画家，维尔美尔的学生。

塔吉雅娜（塔尼娅，塔纽莎）·安德烈耶芙娜——女演员。

她的丈夫包布罗夫已去世。

瓦尔瓦拉·加夫里洛芙娜——塔吉雅娜·安德烈耶芙娜的母亲。

玛莎——塔吉雅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女儿。

谢苗·里沃维奇·什威采尔——研究普希金的专家，维尔美尔的同学。

谢拉菲玛·马克西莫芙娜——什威采尔的妻子，医生。

拉蒙·彼烈罗——西班牙逃亡者，大学生。

玛丽亚·阿尔瓦莱斯——西班牙逃亡者，女诗人。

洛巴切夫——作家。

5/11/27/06

作者的话

1944年，大约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结束前一年，我写了一部篇幅不大的长篇小说，题名为《祖国的烟》。就在1944年当年，这部小说的手稿遗失了。一部长篇小说只剩下了一章。

关于遗失的情况，我不作说明了。情况是相当复杂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1963年，在卡卢加出版了我的一本书：《几部遗失了的长篇小说》。顺便说说，在这本书里，我叙述了我的三部长篇小说遗失的经过，其中也包括《祖国的烟》。这本书问世后不久，我接到一位读者从喀山的来信。她说，她在国家文艺资料档案馆工作的时候，偶然发现了《祖国的烟》的手稿。

我非常感谢她。一般说，我们的读者是很好的——他们尊重作者的劳动，要求严格，而且对我们文艺界所发生的一切都会立刻作出反应。

于是手稿找到了，我决定发表这部在档案中沉睡了近二十年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讲的是刚过去的这次战争的前夕和战时我们知识分子的情况，讲的是他们对祖国的忠诚，他们的勇敢精神，他们所经受的种种考验和他们的思想活动，以及那些永远不会消失的、我们称之为“个人生活”的生活现象，有时我们会忘记，没有也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

超越国家和人民的共同生活的个人生活。

当然，如果我现在来写这样题材的小说，是会用另一种方式来写的——好在随着岁月的流逝，眼界是越来越开阔了。但是我决定，作为时代的一个小小的见证，要“原封不动”地发表这部小说。对这部小说我没作任何改动。不可能也不需要使很久以前写成的每一篇作品都适应今天的要求，并以此来抹掉它的时代特征。

人们希望
能保留一切——
既保留玫瑰花，也保留雪。

赫尔岑^①

^① 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家，作家，哲学家。

第一部

整整一冬顶楼上没有住人。屋里的炉子没有生火。从通往凉台的门下面的缝隙里吹进了一些干雪。

窗外的雪照得两间很矮的房间里亮堂堂的，连上了年纪的画家尼古拉·根里霍维奇·维尔美尔在租房时，也象女主人一样，管这两间房间叫做“明亮的小屋”。

女主人已经老了，年纪比尼古拉·根里霍维奇还大得多。当着外人的面，她感到拘束，不好意思坐到扶手椅上，而是站着说话。她站着感到很吃力。她扶着门楣，用仿佛已经褪了色的眼睛怯生生地望着维尔美尔。

维尔美尔看到房东老太婆，断定她耳朵听不清楚，所以跟她说话时声音提得很高，几乎是对着她大声喊叫。人家把她当成聋子，她感到惶惑，但是又不敢对画家说。从那以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习惯——维尔美尔总是大声叫嚷，老太婆被这喊声弄得惊惶失措，总是答非所问。

“老大娘，我不是一个人住在这儿！”维尔美尔大声说，“跟我一道从列宁格勒来的，还有我的学生，青年画家帕霍莫夫。帕—霍—莫夫！”

“请别见怪，”老太婆喃喃地说，“我们马上就生炉子，收拾收拾。这就把门缝糊起来。我们这儿可安静着哩……”

“您叫什么名字呀，老大娘？”

“我叫瓦尔瓦拉·加夫里洛夫娜，”老太婆惊惶失措地

回答，“不过如今谁也不叫我的名字了。小外孙女管我叫‘姥姥’，邻居们都叫我‘大娘’。所以如今我是既没有名字，也没有父名。对名字已经完全不习惯了。”

维尔美尔笑了笑，留下定钱，答应到晚上搬过来，然后就回旅馆去了，帕霍莫夫在旅馆里等着他。

瓦尔瓦拉·加夫里洛芙娜的外孙女玛莎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正坐在楼下一个箱子上，捂着一只黑狗的嘴。小狗拚命要跑上顶楼，去对着新来的房客狂吠。它透过齿缝低声吠叫着，鼻子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伸出爪子想要抓人，但玛莎紧紧抓着它，小声说服它：

“你真傻，穆哈！毛茸茸的小傻瓜！安静下来吧！”

画家们到这儿来，瓦尔瓦拉·加夫里洛芙娜并不觉得奇怪。经常有画家们来访问沃尔霍夫河上他们的这座古城——诺夫戈罗德。

这不是吗，现在维尔美尔和帕霍莫夫前来研究著名高手续费奥凡·格列克^①和其他古代无名画家的壁画了。维尔美尔准备和帕霍莫夫一齐为列宁格勒新建的一座剧院画壁画。他想让自己的画具有诺夫戈罗德壁画所特有的那种纯正色彩。诺夫戈罗德的壁画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画在石拱上的人正从被灯光照亮的茫茫雾海里走出来。

瓦尔瓦拉·加夫里洛芙娜尊敬画家们。她的父亲，画家加夫里拉·契尔科夫曾经为彼得堡贵族私邸的天花板和墙壁画过壁画。时代已经不是拉斯特里^②在世的那个时代了——

^① 费奥凡·格列克（约1350——1410），杰出画家。生于拜占庭，后移居俄国。主要在诺夫戈罗德和莫斯科工作。

^② 卡·巴·拉斯特里（约1670——1744），著名雕塑家。

已经不需要诱人的大型构图，只好画一些稀稀拉拉的玫瑰花串，要么是由斧钺和头盔构成的装饰图案。到了亚历山大三世在位的时候，虚假的俄罗斯艺术风格盛极一时——这时流行的是用假绿松石装饰的精致的小匣子，房顶上的公鸡，马车夫的服装。沙皇甚至让军队里也穿象马车夫服装那样的制服——裤腿肥大的灯笼裤，长筒靴，宽腰带。

瓦尔瓦拉·加夫里洛芙娜嫁给了一个美术教师。她和丈夫来到了诺夫戈罗德，生了一个女儿。丈夫害上肺病，不久就死了。他曾自己浇制供“写生用”的宙斯和狄安娜^①的石膏头像，全神贯注，完全醉心于这一工作。瓦尔瓦拉·加夫里洛芙娜深信，因为他吸进去的石膏粉太多，所以才得了肺病。

守寡以后，直到老年，她一直在裁剪缝纫学校里教刺绣。她很担心革命后学校会被关闭，但一切都对付过去了，瓦尔瓦拉·加夫里洛芙娜甚至工作到了退休的时候。

她的女儿塔吉雅娜在诺夫戈罗德念完了中学，后来到了列宁格勒，嫁给一个上了年纪的演员，可是不久她也成了寡妇。她把自己的女儿玛莎送来给母亲教养，在家里住了几天，然后就到南方去了。这是八年以前的事。从那时起，塔吉雅娜总共只回来过两次，而且都没住多久。她在南方一个剧院里当话剧演员，可是关于自己的工作，她在信上只字不提，而且也从不谈起。而瓦尔瓦拉·加夫里洛芙娜由于生性羞怯，什么也不问她。

维尔美尔和帕霍莫夫到傍晚时才搬了进来。顶楼上已经

^①宙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万神之王。狄安娜是希腊神话中的月神和猎神。

生好炉子，也收拾过了。玛莎给漆过的地板打了蜡。桌子上点着一盏煤油灯，上面罩着不透明的圆灯罩。

帕霍莫夫最喜欢瓦尔瓦拉·加夫里洛芙娜家里的寂静。大概这儿早就十分安静了。人们对寂静已习以为常，就象和一个亲近的人呆熟了一样，——瓦尔瓦拉·加夫里洛芙娜就连跟穆哈说话，也是压低了声音。

即使是最小的一点响声，在所有角落里也都能听得到。当一把茶匙掉到地板上，已经失去光泽的钢琴就会发出颤音，好象是在回答它。有时穆哈到厨房里去，会用爪子敲敲门，要么是玛莎在穿堂里碰到门铃上的铁丝，于是门铃就丁丁当地响上好久。

维尔美尔安静下来，变得和善了，不再骂列宁格勒的画家们，管他们叫“造假钱的人”和“拙劣的画匠”了。他是个爱吹毛求疵的人，对所有的人都不满意，只有和帕霍莫夫还能和平相处，不过他还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说帕霍莫夫是个懒汉，是个幻想家，而且直言不讳地说，对待艺术，他缺乏认真的态度。维尔美尔认为，认真的态度就在于经常不满意自己的作品，为了每一根线条和每一笔而进行争论。帕霍莫夫却认为，只有在紧张消失了的地方，才会有艺术。

起初他和维尔美尔争论不休，后来就不争了。老头儿很生气，引证“勤劳的”伦勃朗和亚历山大·伊万诺夫^①的话，骂帕霍莫夫是“小孩子”。

帕霍莫夫喜欢维尔美尔，喜欢他的急躁脾气，喜欢他严肃的审美力，喜欢他的正直，而且，甚至喜欢他那件穿旧了

^①伦勃朗（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亚·伊万诺夫（1806—1858），俄国著名画家。

的、钉着铜钮扣的天鹅绒短上衣。每颗钮扣上都有一个凸出来的兔子、狐狸、公鸡或小狗的形象。维尔美尔很爱惜这些儿时的钮扣。钮扣掉了，他总是亲自用打了蜡的粗线再把它们钉起来。

帕霍莫夫不是懒汉，但从小就是个幻想家。他隐瞒着这一点，对“幻想家”这个词感到害怕——和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是这样的概念：不会做任何有益的事情的怪人。

帕霍莫夫不记得自己的父亲——彼得堡的一位著名建筑师，他只知道，父亲在海洋大街盖了一幢笨重的房子，墙面镶着带淡蓝色斑点的黑色花岗石。在彼得堡，人们都管这幢房子叫“灵台”。

他们住宅里的父亲的办公室很象这幢房子。办公室也是那样阴森森的，里面摆满了黑色高背皮安乐椅。每当母亲惩罚帕霍莫夫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是小米沙——她总是让他坐在父亲办公室里的安乐椅上，强迫他在那儿坐上两个小时。坐在那儿是很无聊的。一个神情庄重、下巴底下的胡子分作两半、生着一对小耳朵的人，从墙上的紫色天鹅绒画框里向外张望着。孩子不相信这是父亲——父亲从来不会是这样的陌生人。

帕霍莫夫的母亲是一个来自敖德萨的俄罗斯化的希腊人。她去世许多年以后，帕霍莫夫在维尔美尔的桌子上看到一本很厚的书。书名叫《旧敖德萨》。他请求维尔美尔把这本书借给他，他把这本书看完了。他在书中看到了母亲的姓，得知他的外曾祖父和旧敖德萨的所有希腊商人一样，是一个贩运私货的人。

这时帕霍莫夫才了解，为什么母亲酷爱变化，才了解母

亲变化无常的性格，经常改变的兴趣，时而醉心于祈祷，时而又陷入绝望之中，才了解她为什么既善于挥霍金钱，又能在不生火的住宅里过半饥不饱的生活，而同时却在屋里摆满凛如冰雪的、贵重的晚香玉花束。这一切都来自她的祖先——侨居东方的西欧人的后裔，冒险家，反抗土耳其帝国的希腊人^①。

晚上她从剧院回来的时候心情兴奋，哈哈大笑，身上落满雪花。而第二天早晨，接到一封简短的书信，又会嚎啕大哭，穿上丧服，到路山大教堂去祈祷。

玛丽亚·福兰采芙娜——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脸上经常带着惊慌失措的神情，还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她就住在他们家里了——匆匆忙忙把米沙裹得严严实实的，领他到大教堂去，和他一起躲在圆柱后面，让他为拯救母亲而祈祷。孩子吓坏了，连一句祈祷词也记不起来。他不知道，该由谁来拯救母亲，但是他不相信，玛丽亚·福兰采芙娜管他叫“救世主”的那个人——那个钉在黑色十字架上的瘦瘦的人会这样做。“救世主”是个死人，他当然不能帮助任何人了。

革命后一切都消失了——晚香玉，男人的来信，皮安乐椅和所有的房间——只有一间除外。玛丽亚·福兰采芙娜到公共食堂去当了管理员。母亲在给一些很奇怪的新机关绣天鹅绒旗子。她瘦了，很快地衰老了，1919年春害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去世。

只剩下了米沙跟着玛丽亚·福兰采芙娜。在她的照料下，他读完了中学，在美术学院毕了业，成了画家，现在他和

^①指1821—1830年起义反抗土耳其帝国的希腊人。

老太婆住在林区一幢新房子里。

每当帕霍莫夫听到这样的话：“他没有童年”，他就会想到自己。他真的是没有童年。记忆里留下了什么呢？豪华而寒冷的房间，墙上挂满了英明的格言。格言都是玛丽亚·福兰采芙娜在十字布上用一个个小十字绣出来的。

他也没有伙伴。他总是独个儿玩，每天发明一些不同的玩法。一会儿，他想象自己是古因普林^①，“一个总是在笑的人”，在如同议会大厅一样宽敞的餐厅里从脸上摘下黑色的面具，高声怒喝：“发抖吧，大人们！”一会儿他又在浴室里开一个小铺，卖海洋中的珍奇物品，把一些粉红色的贝壳卖给玛丽亚·福兰采芙娜，并允许打扫房间的女仆达莎用旧邮票代替戈比买票听贝壳唱歌。达莎把贝壳紧贴到耳朵上，得意地微笑着，——她不知道，贝壳在歌唱亚速尔群岛，它们曾生活在那里温暖的蓝色海水之中。

后来他开始集邮了。他最喜欢邮票上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拉圭历届总统的肖像。从玛丽亚·福兰采芙娜的话里，他得知这些总统总是不得好死。他觉得，他们的生活是世界上最不舒服的生活。他们不好好治理自己的国家，却要在涝帕斯大草原上不停地互相追逐，用手枪打穿对手的脑袋。不过在这种好勇斗狠、毫无意义的总统生涯中，还是有一些诱人的东西——穆斯登野马的长嘶，由枯草燃起的大火，野牛奔跑的脚步声，代替枕头的枪托……

就是现在，虽然帕霍莫夫已经三十岁了，他还是喜欢虚构各式各样的故事。他深信，没有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最严肃的人）不这样做。

①古因普林是雨果的长篇小说《笑面人》中的主人公。

帕霍莫夫躺在沙发上，看关于伟大的诺夫戈罗德 的著作。维尔美尔到城里去了。

帕霍莫夫放下书本，侧耳倾听。可以听到，瓦尔瓦拉·加夫里洛夫娜一边结毛线，一边在嘟嘟囔囔地说话。后来篱笆门砰地一声响，有人穿过庭前的花圃。门铃丁零丁零地响起来。穆哈也汪汪地叫起来了。

“这会是谁呢？”瓦尔瓦拉·加夫里洛夫娜吃了一惊。
“等等，玛莎，咱们一道去开门。”

瓦尔瓦拉·加夫里洛夫娜急忙到前室去。她问，是谁来了。门外一个嘶哑的声音回答：“电报。”

门臼响了好久。邮递员在台阶上踏脚，抖掉毡靴上的雪。瓦尔瓦拉·加夫里洛夫娜问，电报是从哪儿来的。玛莎回答，是从敖德萨来的。于是瓦尔瓦拉·加夫里洛夫娜叹了口气，哭了，玛莎不让她哭，大声说：

“没有什么可怕的事，姥姥！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妈妈明天白天回来。她生病以后，人家让她休假。”

可以听到，邮递员走进屋里。餐具橱上的橡木门轻轻地吱扭响了一声。玻璃杯丁丁当地响起来。邮递员高兴地清清嗓子。

“祝您长寿！”他说，又伤心地补上一句，“大家都害怕我，好象我就只会分送死亡通知书。可是你瞧，有时候我的电报也会让人高兴的。”

等他走了以后，楼下很热闹地谈论起来。很难听清瓦尔瓦拉·加夫里洛夫娜和玛莎在谈什么，不过帕霍莫夫从个别的字句中猜到，她们谈的是瓦尔瓦拉·加夫里洛夫娜的女儿

塔吉雅娜要回来的事。

维尔美尔回来以后，帕霍莫夫跟他讲了电报的事。维尔美尔对明天有人来持赞赏态度。他感到缺少可以交谈的人。屋里会热闹一些了，他对此感到满意。

下面已经在忙碌着了。瓦尔瓦拉·加夫里洛芙娜在和面。玛莎在搅蛋白。厨房里飘散着一股热牛奶和香茛兰果的香味。老太婆担心，在塔尼娅^①回来之前，她来不及收拾好房间，玛莎也不能扫净通往塔尼娅喜爱的亭子去的小路——亭子在花园尽头，就在陡峭的河岸上面。从那里可以眺望诺夫戈罗德阴森森的内城，跟天空颜色一样的、大教堂的锡制圆顶，以及山谷后面那些高高的菩提。

“要不要给她们帮帮忙呢？”维尔美尔问，“反正这会儿我们无事可做。”

“您能帮什么忙呢？”帕霍莫夫笑了笑。“您只会吓唬人，把事情搞乱。”

“啊，不！我会烤馅饼，烤得好极了。好极了！每逢节前，我总是帮着妈妈做馅饼。对我来说，用番红花作香料的面团味，比贵重的香水还要好闻。面粉在手里会沙沙响！还有洗净的葡萄干！咱们去吧！”

他拉着帕霍莫夫下楼去了。瓦尔瓦拉·加夫里洛芙娜感到不知所措，但维尔美尔不让她好好地想一想。他开始发号施令了：叫玛莎洗杏仁，派帕霍莫夫到板棚里去取劈柴，他自己动手研磨加了黄油的砂糖。

当帕霍莫夫把劈柴搬进厨房，回到饭厅来的时候，那里已经点上了灯，维尔美尔卷起袖子，正在瓦盆里搅油，还在

^①塔尼娅是塔吉雅娜的小名。

大声喊：

“老大娘，得把油搅成乳白色！不然的话，咱们就什么也做不成。”

瓦尔瓦拉·加夫里洛芙娜温和地点点头，表示同意。

“老大娘，我们所有的画家们，”维尔美尔大声说，“都是拙劣的画匠！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傻瓜想到画这种极好的东西。您看？”他指指搅出泡沫的蛋白。“多么漂亮！用来作衬托的颜色，什么也比不上蛋白，现在在灯光下它稍有点儿发黄，可是请您把它拿到窗前去，”维尔美尔把一盘搅出泡沫来的蛋白端到窗前，“您把它放到这儿，看一看：已经被雪照得有点儿发蓝了。”

玛莎不眨眼地望着维尔美尔，她在等着，一有机会就噗哧一声笑起来。

“搅出泡沫来的蛋白比云彩还难画，”维尔美尔忧郁地说，“只有佛来米派的艺术家会这样画，老大娘。只有佛来米派的画家！您记得吗，他们画的鱼鳞多么妙啊，还有花菜，还有用水养在玻璃杯里的石竹。”

瓦尔瓦拉·加夫里洛芙娜点点头，对什么她都表示同意。

“可是为什么呢？”维尔美尔高声喊，“因为他们是从容不迫地作画。他们不偷懒。他们细心观察颜色、形状。可是我们的青年人却力图象变戏法那样画画。得学会手里拿着铅笔！”他大声喊，玛莎终于忍俊不禁，噗哧一声笑了出来。糖粉从桌子上飞跑了。

“唉，小调皮鬼！我真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瓦尔瓦拉·加夫里洛芙娜叹了口气，“这么调皮，简直象个茨冈——跟她母亲一模一样！”